

# 天安门对峙

1989年, 中国的大学生们在一场最终以“天安门屠杀”为悲剧结局的伟大的争取民主和自由的运动中震惊了世界。请跟随这个博客和《天安门对峙》一书来重新经历那场历史。

[首页](#) [八九一日](#) [八九人物](#) [八九文件](#) [八九图片](#) [八九书籍](#) [八九回忆](#) [八九纪念](#)

Sunday, August 16, 2015

《天安门对峙》中文版

## 八九文件: 新华社《侯德健谈“六·四”凌晨广场见闻》

### 侯德健谈“六·四”凌晨广场见闻 撤离过程中无一人被打死也没见坦克压人

新华社北京8月17日电 (记者长征、李志高) 反革命暴乱发生后躲进某一个国家驻华机构的作曲家侯德健已于昨日返回他在北京双榆树的寓所。他是6月4日凌晨最后一批撤离天安门广场的人之一。

今天下午, 侯德健在家中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他身穿深灰色的T恤衫, 戴黑色丝边眼镜。

记者问: “当时一些海外报纸说你被打伤了, 是真的吗?” 侯德健说: “我很好, 没有受伤。”随后, 他向记者谈起了他6月4日撤离广场的经过和他看到的情形。

侯德健说, 6月3日那天夜里, 广场上情况很混乱, 学生们对是否撤离广场意见不一。零时以后, 学生们聚集到纪念碑周围。侯德健和另外三名参加“72小时”绝食的人也在内。

侯德健说, 当时包括他们几个30多岁的人在内, 很多人都不冷静。这时, 红十字会的两名医生建议他们去和戒严部队交涉。6月4日凌晨三时许, 侯德健和另外一名参加绝食的人在两名红十字会医生的陪同下, 搭乘一辆救护车去戒严部队。

侯德健说, 他们在天安门广场前的长安街上被戒严部队拦住。戒严部队一位政委前来和他们会面, 告诉他们广场的东南角留有让学生撤离的通道。

随后, 侯德健返回到纪念碑劝说学生撤离, 当时学生们正用喊声的大小来决定撤还是不撤。侯德健说, 当时他也听不清楚哪种声音更大, 但他管不了那么多, 见到学生就拉起他们, 劝说他们撤离。这时, 已有许多学生开始向广场的东南方向撤离了。

他说, 当时学生和部队战士的情绪都很紧张, 双方都不知道对方要干什么。有些战士平端着枪, 但当侯德健打手势要求他们把枪口朝上时, 大部分战士这样做了。

侯德健说, 在整个撤离过程中, 他没有看到一个学生、市民或解放军战士被打死, 也没有见到坦克或装甲车压向人群。他见到有三四辆坦克停在广场外边。他说, 他在广场上听到了枪声, 并且看到在广场西南角施放了催泪弹。但是他说, 枪是朝天开的, 有的是朝纪念碑上的喇叭放的。

侯德健说, 他是躺在担架上和一些人一起最后撤离广场的。他说: “当时我被蒙在大衣里, 听到枪声后很害怕, 但医生告诉我不要怕, 枪是朝天放的。”

当记者问到当时那几个“学生领袖”的情况时, 侯德健说, 吾尔开希在广播时说他身体不舒服, 可能是因为心脏病发作, 大约一两点钟他被广场上的医护人员抬到纪念碑座上, 当侯德健和部队交涉后回来就不见吾尔开希了。柴玲等人当时也在广场上, 但当侯德健去找柴玲要她一起与戒严部队谈判时, 柴玲说: “我是广场总指挥, 应留在广场。”后来听说, 柴玲随第一批撤离广场的人走了。侯德健说, 他不认识王丹, 只听说王丹6月3日晚上曾来过绝食棚一次, 但他没有见到。

侯德健说, 他曾以日记的形式详细记述了那一段时间他的所见所闻, 这份材料的原稿现仍留在那家外国驻华机构里, 并准备最近在海外发表。同时, 他也同意在国内发表。侯德健说: “我的这份材料写出来后, 当时很多朋友都很吃惊, 说这份材料与他们听到的情况差别很大, 但我写的确实是我看到的实际情况。”

侯德健于6月4日躲进某一个国家的驻华机构后, 中国外交部曾多次提出交涉, 强调指出: 外国驻华机构收留中国公民是不合法的, 应及早让他出来。

侯德健今天对记者说, 他在这期间和有关部门取得了联系, 逐渐了解了外界情况, 决定离开这家外国驻华机构。昨天下午他返回了自己的寓所。

(原载《人民日报》1989年8月18日)



点击图片去Amazon购买

### “Standoff at Tiananmen”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Click on the picture to purchase at Amazon

### 中文书介绍

1989年, 中国北京的大学生走向街头, 向自己的独裁政府挑战。在短短的两个月里, 这场波澜壮阔的学生运动从和平请愿逐步演化为忠诚的反抗, 最后在面对军队镇压时发展成要求共产党政府垮台的抗议。《天安门对峙》是那一段壮美日子的叙事体历史, 记录了当时学生经历盛大游行的喜悦、长时间绝食的苦痛、领导层的内斗、茫然和失落, 以及对大屠杀的极度愤慨。